

宋學士全集

二二三



1.2132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宋學士全集
(三十二)

170
102132

宋 濂 撰

宋學士全集附錄目錄

卷一

誥文

翰林學士誥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翰林承旨誥文

太子贊善大夫誥文

國子司業誥文

敕

敕符二道

書

賜書一首

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潛溪續文粹序

宋學士續文粹序

潛溪集序

翰苑集序

又

又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又

潛溪後集序

又

潛溪續集序

題識

潛溪集識

文粹後識

題潛溪先生集後

樓 璉

方孝孺

歐陽元

貝 瓊

楊維禎

揭 沄

王 禕

劉 基

孔克仁

趙 沄

王 晉

鄭 淵

鄭 濟

黃 浦

題宋先生文集

太史宋公文集後序

宋學士全集序

修補文集紀略

補未刻遺集序

題辭

題潛溪集詩

又

又

詩

賜詩一章并序

御製詩二章

賜和宋濂韻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王裕

張縉

雷禮

張應廣

吳偉業

夏焜

吳沈

張世昌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賜和宋濂詩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應制賦醉學士歌

又

又

續賦醉學士歌

又

又

又

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

又

又

又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華克勤

方徵

宋善

林温

桂彥良

王璉

張唯

華克勤

虞泰

王佐

孫傑

桂彥良

又

又

又

契生中書

孟辨紀事賦詩

又

又

青羅山房歌寄宋景

潛溪歌爲宋景濂賦

寄宋景濂四首

寄宋景濂

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

青羅山房歌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

寄宋承旨詩

答祿與權

黃與忠

孫黃

朱孟辨

史靖可

林靖

來復

劉基

劉基

劉基

楊維禎

鄭淵

貝瓊

劉基

張伯成

宋學士全集

附錄目錄

又

靜軒詩

一六一四

史靖可

宋學士全集附錄卷一

誥文

翰林學士誥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居焉。起居注宋濂。生於金華文獻之邦。正學淵源。有自來矣。況侍朕歲久。深知其人。嘗由儒臺陳訓東宮。記言右史。邇者。總修元史。尤究心於筆削。朕甚嘉之。是用陞擢。俾司代言。爾尙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詞通暢。治體昭明。庶副朕簡拔之意。可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宜令宋濂准此。洪武三年正月。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之士居焉。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宋濂。以舊德之士。純正之辭。事朕十有四年。其居左史。職詞林。佐成均。近侍於帷幄。黼黻於治道。論思於講筵。所裨多矣。比任贊善之職。尤多輔導之功。茲俾復翰苑之清華。修我朝之實錄。爾尙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詞通暢。治體宣明。庶副朕簡任之意。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宋濂准此。洪武六年九月。

翰林承旨誥文

三皇五帝之馭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備而善焉。至於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漢以來。人不知古。有文武史分。各爲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萊。非兼備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事。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又九年矣。然文者。翰林院尙未有首臣。朕於羣儒中選。皆非真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宜堪承旨。宏燦明文。壯朕興王。特勅爾中書奉行毋滯。洪武九年。

太子贊善大夫誥文

朕以太子爲天下之本。其東宮官屬。必選文學行能之士。以居其任焉。承事郎禮部主事宋濂。爾以純謹之資。老成之學。執筆柱下。視草詞林。繼司業乎胄監。復考禮於儀曹。皆稱其職。況輔導東宮。歷年已久。擢爲贊善。孰曰不宜。爾尙守職惟恭。思盡忠益之道而輔贊之。庶稱朕委任之意。可授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宜令宋濂准此。

國子司業誥文

國子學職。專教育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必選明經有德者爲之師。則模範正而學業進矣。翰林國史院編修宋濂。學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當朕創業之始。卽入春宮。訓我儲貳。則溫文之資。實由輔導。繼擢左史。掌我記注。則日侍左右。諫正爲多。朕以前元紀傳未及纂修。爰求其人。非汝弗稱。故特俾居翰苑。以任總裁。爾果能追遷固之蹤。成一代之史。朕用嘉焉。茲特命司成均之業。爾尙推明師道。以訓誨諸生。必使見

諸實用。則爲稱職矣。往其欽哉。可授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宜令宋濂准此。洪武四年二月。

敕

敕符二道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復一時矣。朕恐失顧問。少勞勞。特敕禮部。致食糧及酒餼。抵所在。卿當引觴而自酌。美食以養神。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乎。洪武十四年四月。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於官者。今古幾人。況致仕者。非壽高尋常。德邁羣職。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里而來覲。已敕禮部。賜食糧。殺醢。卿當自育高年。故茲勅諭。洪武十二年二月。

書

賜書吳王乙巳歲

書諭子師宋濂。六月初七日申時。箋與子書同至。文意懇切。奈子性理未通。不能答。若令回書。恐爲空文耳。予以諭代之。勿望回劄。曩者教吾子。以嚴相訓。是不吝以聖人文法。化俗言教之。是通所守者。穩所用者。節儉。是得體。昔者古人。今爲我見。先生初疾。予欲留京師醫養。予想身健。尙思故鄉。情猶不已。況先生在疾。父子夫婦。處於異鄉。湯藥之奉。豈不傷情。是令先生東歸。醫養萬全。去後。國事匆匆。不能遣使。以致師書先至。然此子雖不能答來書之意。予諭亦在其中矣。

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劉基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爲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爲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羣公。奏爲國史編修。力辭不起。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卽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爲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鐫。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爲楷式者。儒林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爲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撮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元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驕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處之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就衰朽。尙可哂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

生之文。其傳世決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潛銘續文萃序

樓璉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于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于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于子房。世祖之於卓茂。寧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馴暴革姦。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雄視中國者。鼎足而立。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金華。太史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諄諄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所至民歡樂之。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不足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悉講行之。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

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於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而窮山陋邑。婦人穉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于庭戶之間。而姓字播于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歟。公之爲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後十餘年。皇太子亦薨于東宮。天下哀痛焉。今上旣追崇皇考。加上追號謚。念先王舊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擇官翰林。凡興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皇上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爲人所愛重。璉蚤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見金華文略。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

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塞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徵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贊

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按卷字以下二十字金華叢書本闕從選志齊集補入。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見選志齊集。

潛溪集序

歐陽元

經筵檢討鄭君濂。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爲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凌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於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又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靡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其詞調爾雅。如殷

占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騁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蓋甚難辨。唯真知文者。始信余言之弗謬。余在翰林也久。海內之文。無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以爲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爲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廬陵歐陽元序。

翰苑集序

貝瓊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徧於遐荒遠裔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爲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蓋爲前後續別四集云。予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歷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餒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聘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恆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

發其闕。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后之立言者。由是求合于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抗。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攷事也博。故發之于文章。悉鏗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修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補闕一代之盛者爲易。今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我國朝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絕之觀。惡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總修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熟其論議。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爲深。而望公爲重。輒爲之說如此。尙俟知言於后。而非諛其所好云。

又

楊維禎

客有持子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軼。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軼。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嘗有以評之。余家浙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宋子之幼學。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山林者。煜乎其虎豹煙霞也。今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異地之殊哉。不

然以宋子氣枯神寂於山林。以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物遷。何以爲宋子。抑余聞藝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見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實踐。而取信于後之人。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幹諸治術。以超繼三氏于百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宋子爲歸。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歧宋子之文而求之哉。客肆吾言。錄吾言爲子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月。序於會稽之修竹山房。

又

揭 泌

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作。其所以黼黻皇猷。鋪張鴻業。必有當其任者。故天生奇偉英俊之才。豈偶然哉。若宋景濂先生之於今日是也。以景濂之雄文奧學。而不獲顯庸於前朝。豈非天之所屬實有在耶。余聞景濂之名。蓋二十年矣。近始會於金陵。挹其光儀。聆其論說。已有以慰其平昔響慕之心。及觀其潛溪新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如春江之濤。汪洋渙漫而不可涯涘。又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而不可控弔。又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又如尋河之源。至於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至於崑崙。不得不止。讀之累日。使予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蓋積之也厚。濬之也久。養之也素。故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意。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然此特所觀新集者而已。皆應制代言。紀功銘德之作。若景濂之所著。則有前後續別四集。已盛行於世。流傳於海外。學者又當兼取而博習之。可

也。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王 樟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隱顯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制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之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試卽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爲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於文也。閱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而翻馘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氏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善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同異。其高第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

吾婺人論者以爲朱子之世適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君子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尙論吾鄉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關焉者。固班班若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尙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日久。游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爲文章富而不侈。竅而不鑿。衡縱下上。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卽是以驗其學術之何如。則知其能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既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褻辱有同門之雅。特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裨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裨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又

劉基

文以明理。而氣以行之。氣不昌。則辭不達。理不明。則言乖離。而道味六經以下。唯孟子爲最偉。孟子曰。我曾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以是而發爲文。又焉得而不偉也。漢唐宋之盛。則有賈馬楊班李杜韓柳蘇曾王諸公。是皆生於四海一統之時。挹光嶽之全氣。宜其精粹卓拔。不可及也。國家混一七八十年。名儒鍾公接武而出。其可以追配古人者。固不爲少。然而老成凋喪之後。宴安惰惰之習勝。以聰明捷敏之才。

乘其在外急名之氣。竊取精粕。剝挑組綴。以耀鬚髻。襲聲譽者。紛紛皆是。而不知其於道何如也。盛極則消。理固然耳。予竊痛之。而憂今之將無其人。及待罪居越。得宋君景濂潛溪集觀之。然後知造物之不喪斯文。而光岳之氣。猶有所鍾也。景濂舊居金華。從故待制柳先生。侍講黃先生游。二先生皆以文章鳴於世。景濂合二先生之長。上究六經之源。下究子史之奧。以至釋老之書。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爲文。則主聖經而奴百氏。故理明辭腴。道得於中。故氣充而出不竭。至其馳騁之餘。時取老佛語以資嬉戲。則猶飫梁肉而茹苦荼飲茗汁也。嗚呼。文。天下之文理。衆人之理也。人之有才而能學者。皆可以致其極。何作者之不少。而造者之不多也。吾於是乎深爲之悲。而竊爲喜也。景濂又有龍門子別爲卷。

潛溪後集序

孔克仁

元氣流行於天地間。其英華純粹。鍾之於人。必卓爲絕出之才。苟不施於政事以暢其美。則假文章以鳴天下之盛。非立言學古者。孰能之哉。金華宋景濂先生。醇乎儒者也。經史子集。無不通貫。舉其辭義。如河流滂沛。不待疏決。自無壅窒。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肯綮之妙。其作爲文章。法度森嚴。無冗長語。溫潤者。又如玉產藍田。粹然不見其瑕疵也。瑩潔者。又如珠孕合浦。粲然不覩其黠窪也。眷容典重者。又如金鐘大鑪。在東序。動中律呂。傲然不聞其亂雜之聲也。故鄉先生柳公道傳。稱其雄渾可愛。黃公晉卿。許其溫雅俊逸。莆田陳公衆仲。亦謂辭韻風裁。類夫柳黃二公。廬陵歐陽公玄。亦謂神思氣韻。飄逸而沈雄。嗟夫。先生之文。經四公品題之重。可謂無餘蘊矣。非立言學古之至。烏能致是哉。其卓爲絕出之才。以鳴

天下之盛蓋非苟言而已。先生來金陵。氣老志堅。而文益多。迺命余序其後集。顧余不敏。敢縱言論以齒四公之末哉。凡擅文章者。咸以六經爲本。上準秦漢。下法韓柳。而踵武比肩者。何其罕見也。豈才志有所不逮耶。文章英華。猶元氣流行。無往不在者。或鍾於此而遺於彼耶。世之論者。究夫學德講修。然後責以不至焉。可也。余亦不敢自謂深得文章之源委。竊觀先生爲文。誠如四公所言。皆足傳誦於世。遂撫管見一二。以附著焉。

又

趙 汭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筆稿日新。而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汭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汭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爲序曰。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例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雖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崇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尙論浙東君子。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媿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

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文獻。責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久游於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鉤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斂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作爲。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章爲淫言。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途。而於呂公。尤惓惓詠思。歎慕。若不能自己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沆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沆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澁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溘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故性。故余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潛溪續集序

王晉

潛溪續集十卷。金華宋先生景濂之所著也。始予居江西。聞先生名。閒得所爲文讀之。愛其博辯宏偉。自成一家言。竊嘗念去浙東水數千里。何由一獲承接。以盡大觀而無憾也。今年夏。迺得識先生於金陵。出

其所爲潛溪集者示予。因得復熟焉。然後知先生之學。蘊於中者有素。故其發於外者。自爾不窮。浩乎若長風。驅帆順流而東也。沛乎若騏驎。駉駉而上升。不可得而羈也。煜乎若干將。莫邪之光。怪呈露。雖欲闕之。而不可得掩者。非博識君子。莫知其爲至寶也。蓋先生於經史百氏之書。無所不讀。而又親承鄉先生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所指授。故其學遠有端緒。而其發於文也。縱橫開闔。馳騁上下。無不如意。而要歸無不出於正者。承旨歐陽公。於人慎許可。獨稱先生之才具衆長。識邁千古。近時大江以南一人焉。誠可謂知言云。潛溪前後集二十卷。門人旣刻梓以傳。而先生復以續集俾予爲之序。予於先生。何能爲役。尙敢贊一詞哉。然誦先生之文。而又不能不爲之慨然者。方在宋時。言文章大家者。廬陵歐陽文忠公。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文公。皆相望。近在數郡間。何其盛也。元興。若廣平程公。鉅夫。青城虞公。集。豫章揭公。侯斯。清江范公。棹。臨川危公。素。亦皆以文章著稱。西江亦云不乏人矣。夫何喪亂以來。淪藉殆盡。後學無所依承。豈昔者如彼其盛。而今遽若是其寥寥哉。古稱文章與時高下。抑道之興廢。繫乎時之治亂。至於盛極而衰。亦其理也。今幸獲與先生邂逅數千里外。益聆所未聞。覩所未見。得以循矩矱而窺蘊奧。蹈軌轍而識指歸。或者其庶有得乎。讀先生之文。旣知道德淵源之所自。又俾夫末學者。得續未絕之緒。於將來。則先生之文之所沾被者。亦旣廣矣。而予言豈足爲先生重哉。

題識

潛溪集識

淵於卯角之歲。卽灑掃潛溪先生之門。迄今二十餘年。而所受教者。固非一日矣。第以才氣下劣。不足以承培造之功。朝夕惴惴。罔敢失墜。每於先生著述之餘。輒錄之於編。以爲標準。然又不敢私有於其躬。將欲以傳天下後世。淵乃言曰。先生稟光嶽英靈之氣。鍾秀拔冲粹之質。年甫六歲。卽能歌詩。在鄉校間。日記經史數千言。衆以神童稱之。苦見儕類稍有所長。必力與之角。務欲深思。以期遠到。旣長。受業於待制柳公文獻黃公淵。穎吳公三公。皆知其爲偉器。悉以所學授焉。及三公相繼淪謝。鄉邦之評。咸推先生足繼其後。而無愧。蓋先生之學。博極天下羣書。凡天文地理之要。禮樂刑政之詳。治亂沿革之變。草木蟲魚之細。與夫百家衆技之說。靡不究心。故先生之文。濔然而雲雷興。沛然而河海流。蔚然而蛟龍升。彪然而虎豹騰。煦然而百卉滋。穠麗之極。固若未易涯涘。及其造乎平淡淵微。則又若太羹元酒。不假調膾。而至味自足也。由先生以六經爲本根。史漢爲波瀾。故其所涉者廣。而所擇也精。所養者充。而所就也大。其能昭著一世。傳之方來。不亦宜乎。如淵不敏。親承教言之久。近以疾廢學。不加脩尙。未能窺其萬分之一。何敢以序作者之意。姑述其師傳之有自者。著之末簡云。

文粹後識

鄭濟

右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劉公伯溫丈之所選定者也。濟及弟洧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靜、樓璉、方孝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印工十人。鍛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先生平日著述頗多。其已

刻行世者。潛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其未刻者。翰苑集四十卷。歸田以來。所著芝園集。尙未分卷。在禁林時。見諸辭翰。多係大製作。竊意劉丈選之。或有所遺。尙俟來者續編以附其後。惟先生受知聖主。輔導東宮。名滿天下。文傳外國。則不待區區之所贊頌云。

題潛溪先生集後

黃浦

潛溪集一十八卷。前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所著也。先生以文章名昭代。其著述之盛。有曰文粹。曰朝京稿。曰羅山吟稿。文曰潛溪內外集者。流行天下。四方學者。旣已家傳人誦之矣。惜其皆出於一時門人所集錄。編目雖繁。而纂集無次。篇章雖富。而體製不分。兼之久歷年所。而板刊字畫脫落者多。予家學時。每思欲爲正之。尤恨未見其完集也。歲景泰甲戌。幸叨官蜀憲臺。詢知先生舊謫居成都間。爲討訪之。而其曾孫賢。盡出其家所藏遺稿。披閱之餘。遂與仁壽訓導黃明善。考論而纂集之。復請鎮節松維秋。官侍郎羅公。三復讐校。正其差訛。汰其重複。凡詩賦詞曲。論說議辨。書表記序。傳贊碑誌。箴銘題跋。雜著表狀。各以類歸。若所述無補於人倫。無關於世教者。雖工亦刊去之。以從簡約。總得三百三十四首。而先生之碑傳誥命諸作。亦附卷後。蓋欲使讀文者。得以論其世。亦庶幾能得先生之實也。因其存日。學者尊爲潛溪先生。而不字。故亦命其集曰潛溪先生集。集成。屬其外孫茂州醫學典科嚴垣。繕寫入梓。以傳。竊嘗論之。文所以載道也。不深於其道。而務爲文。所謂輪輻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尙何以望其文之傳乎。三代以降。文惟漢唐宋爲盛耳。其間作者。亡慮百千。由其道有未明。而散亡磨滅者。可勝計哉。惟董。賈。韓。柳。歐。蘇。諸

大家之作。庶幾能明斯道。而足爲後世之所宗。故文莫於斯爲盛矣。皇明混一區宇。光祿之氣復完。工師碩彥。以文自名者。後先林立。然求其足以經緯治功。黼黻人文。卓然有以踵夫董、賈、韓、柳、歐、蘇之闕。而爲一代文章之宗者。率以先生爲稱首也。於戲。是豈無自而然哉。蓋先生學博文優。而道有諸己。未仕也。孜孜焉以明經講道著書爲務。既仕也。典國史。司帝制。獨擅夫制作之柄。而海內學者。仰而望之。若泰山北斗。若景星鳳凰。爭先快覩。惟恐其或後也。是以先生之文。盛行於時。流傳於遠。其與董、賈、韓、柳、歐、蘇之作。聯芳匹美於宇宙間。無疑矣。溥也。晚生無似。素企先生之文。有合乎道。而不苟同於衆人也。故旣爲考訂其集。復論次其大旨。附之簡末。使讀者得以自考云。

題宋先生文集

王裕

金華景濂宋先生。以光明正大之學。經綸黼黻之才。仕國朝。官至翰林承旨。太祖高皇帝睿遇之隆。越軼今古。年老致政而歸。聖情優眷。何其渥矣。尋以事累。謫來西蜀。至夔府而歿。蜀王聞先生之名。竊歎不能親炙。乃遷其柩。葬於錦城之東二十餘里。其子孫皆居灌縣。越三十餘年。弋陽黃君溥來爲四川按察使。乃訪其子孫。得先生詩文遺稿。凡五百餘篇。旣鏤諸梓。無何。黃君去任。余以其板悉付其孫宋綱。俾世守之。以爲後學矜式。而憲副台郡周君文盛。又於先生墓之前。作祠堂三間。以爲奠祀之所。令其子孫列居於右。二君之於先生。可爲難能者矣。嗚呼。先生之文章。燦然著於簡冊。先生之道德。炳然滿於朝廷。海內之士。莫不爲之尊崇。後世之學者。莫不爲之矩範。我國朝一人而已。宜乎文章傳之於不朽者也。尙期其

子孫守此弗替。使先生之言傳於千載。遍於四海。讀先生之文者。豈不有以觀感而啓益者耶。予故書此。以遺其子孫云。

太史宋公文集後序

張縉

成天下之化者道。宣天下之化者文。文也者。根乎道而從乎時。所以襄帝圖而紀王業。昭人理而通物志者也。是故時揖讓則典謨作。時弔伐則誓命行。時守成則訓誥著。以至銘頌記序之流。凡以達理而述事。皆文之用者也。有其時而無其文。漢高也。是曰陋。有其文而無其道。隋煬也。是曰僞。惟我高皇帝。乃武乃文。以定天下。時則有耆俊之臣。夾輔林立。而太史金華宋公景濂首之。凡所以演綸綍。裁典禮。定律令。頒瑞靈。以至銘開國之元功。發儕友之至行。其言凌躡漢唐。羽翼三代。氣雄而辭麗。理典而道深。信皇代之文宗也。後學莫不知嚮。而其集久且漸湮。雖有潛溪前集文粹。出於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爲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璣繕錄精整。首簡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唐。予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茲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爲若干帙。以公之於天下。嗚呼。韓文冠唐室。法百世。而踰二百年。歐陽子始得之。漢東弊筐。遂流無窮。如桂星漢公集。亦越百載。而今且復廣。予不敢擬歐陽子。而公固吾明之韓也。感其事頗近。因刻就。聊志其自。而附申之云爾。

刊宋學士全集序

雷禮

夫文章關於氣運。豈不建哉。自有書契以來。歷唐虞三代之隆。道德一而風俗同。其見於朝廷紀述。諷議。與夫閭巷謳歌。不必組辭偶體。而恂忱溢發。動可爲經。至今數千餘年。猶可想見其成功。巍巍而天下之至文具矣。三代以降。得天下惟漢爲正。然不事詩書。士各以質就功名。其抱道如兩生。終不應召。卒之漢治雜伯。雖敷文者非其人。將亦氣運日漓。若有以厄之耶。由唐而宋。至於有元。藝茶極矣。宋景濂先生。挺生浦江。精思絕識。於羣書無不淹貫。且久遊柳文肅。黃文獻。二公之門。而兼其所長。又因許白雲門人。以究理奧。其爲文主聖經。奴百氏。亦庶幾振世獨步者。然晦跡龍門。遭榮弗居。幾四十餘年。遇太祖龍興。遂幡然應詔。及參謀密勿。承旨翰林。而朝廷大制作。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覲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外藩朝貢賞賚之儀。及國史實訓。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俱經論次撰述。使郁郁之盛。遠軼三五。而陋漢唐宋於不居焉。謂天實培之以貽我朝。不其然乎。易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以其類應也。我太祖睿德天縱。游心精一。執中之旨。以紹帝王之傳。蓋千載一時矣。先生忠誠可貫金石。已廬容獎。其所獻納。如願講明典謨。讀大學衍義。遵行春秋賞罰之類。又切中肯綮。不爲文飾隱蔽。是蘊於德行者。措之爲功業。卒之外國知名。日本刻潛溪集。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獨文辭焉已哉。及先生之歸。上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其內外一本於誠。故言無不信。而其卓卓有若此也。是先生雖以文學侍從。其鋪張鴻猷。捷於斬將擐旗者多矣。而我朝文治精華。不可以概見也耶。先生舊有朝京稿。擬道記。潛溪翰苑。鑾坡芝園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然各集出一時故舊。以己見集者。今知浦江事。韓叔陽。

萃爲一編。共三十六卷。九百六十七篇。題曰宋學士全集。梓行之。叔陽、高澗人。以進士除今職。有治績。而雅及於此。其知政本云。

修補文集紀略

張應廣

自韓公諱叔陽者始刊宋集。板模。吳公諱良煬者修之。繼災。吳公諱應台者修之。今又災。周公諱日燦者重修之。且謂承襲既久。失不一端。因命廣併校殘缺。破壞。朽蠹。模糊。訛謬。以成懿本。今校得燬者五十六張。亡者七張。朽蠹者二十八張。模者五十張。誤刻者二篇。新增者三篇。遺像一幅。贊識二通。字通用者八十零。闕疑者一千零。改正者一千五百零。蓋三閱月而始復其舊焉。若文有未盡收者。姑俟後之學者云。

補未刻遺集序

吳偉業

金華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景濂先生。撰著浩穰。有潛谿前集、後集、續集、蘿山集。見於王子充、歐陽圭齋、陳衆仲、趙子常、衆賢之序錄。而龍門凝道浦陽人物記不列焉。其在禁林。有翰苑集。歸田以後。有芝園集。皆四十卷。青田劉公伯溫通取而釐定之。曰潛溪文粹。先生之高弟。義門鄭濟及弟洧。約同門樓璉、方孝孺等。繕寫成書。命工梓之。至天順紀元。多歷年所。字畫脫譌。弋陽黃溥氏。秉憲蜀川。訪於先生後人。盡出其家藏遺稿。討論緝拾。梓於茂州。嗣後。高澗韓叔陽氏。宦金華。仍有編類。而近世之所流通者。獨韓本而已。以余寡陋。所覩翰苑、芝園二集。曾有專行。而前後續、蘿山諸集。皆不見全帙。其青田弋陽舊最者。亦復文久無傳。韓本晚出而尙完。采摭詳於勝國。僅存元世之一二。附見各體之末。其爲陔華之無詞多矣。

竊尋其自所謂前後續蘿山者。大都在元時未仕所作。年盛氣壯。必有可觀。亦因得尙論其世。惜乎遭遇之後。以改物爲嫌。微之而不顯。使習讀者不備山林臺閣之體。可恨也。歟。金沙蔣虎臣館丈。妙齡擢第。踐別藝藪。每私淑潛谿。尊府楚珍。余同舉友也。舊宰金華。得未刻稿若干篇。緘爲鴻祕。攜之過婁州。侯陳公鹿屏。思弘鄉先生之美。亟請鈔板以傳。而屬余序。余幸獲償所恨焉。其又奚辭。浙水東文獻。婺稱極盛矣。自元移宋鼎。浦江仙華隱者。方鳳韶卿。與謝翺臯羽。吳思齊子善。廣和於殘山剩水之間。學者多從指授。爲文詞。若侍講黃公。待制柳公。山長吳公。胥及韶卿之門。出而緯國典。司帝制。擅制作之柄。景濂親受業於三公。承傳遠而家法嚴。遂以文章冠天下。際會真人。經綸黼黻。光輔一代。稽古右文之治。幾欲躋之成周。世皆慕之爲名。世宗工。而不知淵源於宋之逸老。嗚呼。不有山澤臞。孰爲維斯文如帶之緒。以俟來哲。起而昌大之。其功焉可誣也。宋南渡後。東萊呂成公。紹濂洛之統。始倡道於婺。而何王。金許。是爲朱子之世適。景濂因文以求道。旣從柳公聞仁山金氏之說。又與白雲許氏之門人吳正傳。張子長輩。議論出入。究極朱學之精微。他鄉邦耆宿。博雅典實。如方存雅。胡汲仲兄弟之流。亦各旁搜遠泝。左右采獲。蓋其涵蓄封殖。中閔外肆。不名一家。譬則資衆腋以縫裘。合庶羞而脯鼎。豈一人一世之力哉。元一天下。休養人物七八十年。號爲安阜富庶。故能容羣儒恬寢食而甘圖書。以遺經轉相授受。竝時山陬海澨。文章理學之懿。鬱乎隆龐。景濂鍾光嶽之全氣。而取材落實。兼條貫以集大成。不可謂非所值之不幸也。然以彼其材。更末造。自言屢踐場屋。而不一售。已稍薦聞於朝矣。猶復嘉晦陞伏。却弓旌而不御。捐搢乎窮經講道。

修學著書爲務。計其崎嶇兵燹。避難全生。處隱畏約。亦與常人無異。詎自意運逢景炎。耀風雲之彩乎。聖
遠賢徂。典刑凋謝。後生都不說學。爭欲竊取糝糠。剗挑組繡。以希世資。此迺斯文之可憂也。虎臣覃思鉛
槩。卓然鍾武古人。而陳公之盛心。豈徒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耶。固將陶鑄媚學。成務於窮經講道。
而薰染風習。爲景濂之徒者。日益多。庶乎斯文之未艾也。云爾。是爲序。康熙三年歲次甲辰中秋月。
刻宋學士集垂陵續獲其未刻稿一册蓋蔣虎臣太史從先生裔孫既廷孝廉家抄出播至婁東金華
陳鹿屏適宰是邑爲之付梓而梅邨先生序論詳贖因急爲登之附識於此見諸公搜羅苦心不容泯
云沒

題辭

題潛溪集詩

江乘夏 焘

混沌初刊太素斲。挺生神人斷鰲膊。剖乾割坤奠海嶽。厥俗鴻荒人未覺。帝命圖書出河洛。奇偶生畫參
伍錯。煥乎斯文此其璞。二三啓運乘飛躍。典謨訓誥雅頌作。黍離以降周室削。天將尼父爲木鐸。乃芟詩
書定禮樂。乃作春秋明善惡。肥羅萬象歸一勺。放彌六合卷諸藁。七十二子相唯諾。才出中州氣渾朴。及
漢史記變鉅鑿。西京雄健東差弱。建安馬上詩橫槩。其音稍振氣已駁。晉更六代轉銷鑠。唐包九有復充
斥。至宋諸子雄相搗。廬陵崛起超卓犖。道州獨立承絕學。後出新安最宏博。有元將相皆沙漠。往往南士
登館閣。從此斗牛氣磅礴。乃挺奇才海東角。早年脫穎何落魄。貫穿經史探輶略。出入佛老搜溟漠。鯨跡
鯨并鬪蛟鱷。不持寸鐵徒手搏。大昭射日孰能曠。長劍倚天誰敢斫。是乃浩然之氣擴。簸弄元化筆在握。

星辰迸空如石落。剛風立海大雨雹。湧湍疊躍濤怒薄。百怪倏忽光揮霍。矯若魚龍舞瀟灑。蔚若虎豹跳
岩峯。飄若孤飛駕黃鶴。勁若百鷲出玄鶚。鉤鏗大音振咸濩。赫奕雄芒射干鏃。迫而察之吁可愕。注如懸
河思不涸。大田五穀當秋穫。武庫衆寶開晨鑰。左右而取非外擢。遂造平坦鏗礪确。涼涼安流宗大壑。土
尊玄酒殊淡泊。東序天球匪雕琢。自然光燄發葩萼。我時訪君卽命酌。春風蒲桃釀酥酪。雪夜瓊瑜擁鬪
鬪。招月與友相酬酢。月入尊中明可捉。漱嚙醲郁棄糟粕。此時豪縱脫矰繳。吐奇抉怪安可約。有烏如火
天井落。掃除旬始鏤格澤。金篋刮目割翳膜。郢斤斲鼻揮湧聖。妙處神會不可度。而我傍觀駭且怍。如遇
仙人授金藥。一日生羽脫塵殼。願爲弟子請奇着。先生妄言只大噓。余亦斂衽逡巡却。如此筆力扛鼎鑊。
不遇明主將焉泊。聘以束帛如雙珎。幅巾大布起林薄。奏賦上林從楊柞。豈比執戈甘寂寞。天王手按龍
泉鑊。大振天聲動開拓。勢若新篁解春箨。用爾圖像爲丹牘。用爾作樂爲簫籥。銘功頌德軒寥廓。日光月
潔江漢濯。前驅班馬鞭六駉。後駕歐蘇駘兩駟。千載而下宛如昨。碌碌餘子徒齷齪。傑哉先生果何若。微
子之裔散人託。景濂其字大夫爵。我作狂歌非用諛。投以木瓜報芍藥。

又

蘭溪吳沈

有客贈我潛溪文。文光燦爛照我身。山居寂寞謝朋親。見此直欲窮朝暉。金華萬丈高嶙峋。清淑之氣常
綢繆。其神有時降爲人。翺翔藝苑揚芳塵。山林著書千萬篇。玉堂掌制代王言。旂常彝鼎銘功勳。蒼珉玄
碣耀崖濱。九原不作我涕紛。後來繼者喜有聞。先生早及鴻儒門。高才卓犖自超羣。麟溪肥遯四十春。纂

言紀事志不分。乾坤扶露闈。至真龜龍獻瑞。易範陳詩。書禮樂昭。羣昏經天。緯地奠五倫。山頽木落。狩獲麟。六經之道。翳浮雲。百家諸子。何紛紜。各以所見。相雄尊。西京而降。喪厥渚。氣萎體敗。至理堙。韓柳一倡。辭始振。刊落塵腐。還本真。宋興廬陵。高復賽。蘇曾王氏。天葩芬。考亭上溯。濂洛源。撥衰反正。絕學新。包唐越漢。並周殷。上探姚姒。窺義軒。人生以來。歲億千。作者屢歷。在簡篇。五行兩曜。行中天。螢燭起滅。何足云。先生用功。精討論。遐搜博采。鈎幽玄。登山直上。崑崙巔。觀水必至。滄海津。千條萬派。胸中吞。吐詞自覺。來有神。一似大將。提三軍。行伍嚴肅。車馬閑。旗施鼓鐸。弓矢鏃。變化出入。須臾間。又似廣廈。張韶鈞。琴瑟搏拊。馨管喧。清濁間迭。宮商宜。音節脈絡。綴而連。疊宮塔廟。爭磨鐫。版墨流布。遐方傳。造物俾爾。司文權。未來之筆。方如椽。我生稟質。土木頑。粉飾強欲。加雕鏤。弱齡學古。心甚堅。亦欲追逐。參諸賢。奈何憂患。巧相纏。有志不就。中腸煎。讀君之文。汗滿顏。頗疑天公。賦予偏。我何獨拙。君太妍。願持尺書。叩帝關。請帝假我黃髮年。策名駒兮。駕兩轅。從子上下。相周旋。

又

張世昌

惟天有星漢。璿璣煥周羅。碧海蕩坤軸。洪波撼鯨鼉。人生於其間。懿德鍾天和。仰觀及俯察。至理諒匪他。昔初古神聖。龍神觀榮河。元機一以泄。風雲蕩相摩。星文既有象。雅訓還成歌。瀟瀟亦灑灑。委委復蛇蛇。荒哉秦晉間。紛爭鬪蠻蝸。斯文灰燼除。簡編互差訛。漢儒六七作。董生陟巍科。淵淵天人策。伊臯力相劇。傷彼長沙傅。命折鬼所訶。自從建安來。蒿蓬蔽菁莪。朝陽罕鳴鳳。秋蟲叫寒莎。韓公高世資。回瀾障狂波。

泰山屹在望。碧樹撐瓊柯。柳子思精悍。古器見象犧。氣高或怒張。微疵玉之瘡。宋家諸老翁。經籍賴刮磨。文章本載道。重任力所荷。歐子才冠古。跂立鞏與坡。璜珩間玉珮。鏘鳴雜鑿和。寥寥百年餘。烽塵事兵戈。文風日漫漶。翺飛亂羣蛾。乾坤旣一統。大國崇丘軻。青帝掃煙霧。宿垢清沈疴。姚劉實首出。歐虞更番番。巖巖金華峰。秀拔浙水阿。柳君與黃公。飛駕運瓊珂。宋子年最富。美質資礪礪。幽探旣入室。速肖心無蹉。英英三傑名。衆星見羲娥。二公惜不懋。噫歎天則那。宋子今獨步。康衢奮龍騶。逸態未及已。氣就天山禾。又如三峽濤。百折生洄渦。源深流則長。爲潛復爲沱。羲軒世雖遠。大道無偏頗。前脩凜遺則。奎壁光瑳瑳。勇直探虎穴。深將入龍窩。鯤鵬一奮激。不數蟹與蠶。老我不作勇。才衰奈君何。君看千尺松下有百尺蘿。相依在寒歲。鬱鬱清陰多。崢嶸冰雪心。孤根正陂陀。行看杜廊廟。飛棟高嵯峨。

詩

賜詩一章并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卽遣長孫慎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往分明。見陳可紀。其爲人也。可爲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者爲此。於是召其孫慎。謂曰。爾翁去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閱生財乎。涉田園乎。慎稽首拜手曰。臣慎祖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其於撫兒孫。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勝感激。特遣微臣慎。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往。但建一容膝之室。題

名曰靜軒。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休官。尙欲實封。爲陛下補缺耳。朕聽斯言。倏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爲之詩焉。

聞卿歸去樂天然。軒靜應當做老禪。不語久之知貫道。此心嘗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迹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御製詩二章

景濂家住金華東。滿腹詩書宇宙中。自古聖賢多禮樂。訓今法度舊家風。

聰明心地實無欺。燦燦文章真可梯。論道經邦誰解及。等閑肯與佞人齊。

前一詩甲辰四月五日賜。後一詩癸卯八月十一日賜。

賜和宋濂韻

處暑將期秋字清。柳陰深處聽蟬鳴。黃花喜弄西風綻。鐵騎音書奏至京。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

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人兮舉觴。目蒼柳兮鼻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水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壘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步兮踟躕。美秋景之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

洪武八年

八月七日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賜卿白馬白雪白。馬疾穿雲雲不隔。朝出清溪東。搖鞭來紫陌。五漏禁城邊。精神常赫赫。撒鬣嘶秋風。康

衝止過客。四蹄發流星。乘此無危厄。將軍建大功。斯馬真有益。洪武九年七月一日巳時。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聞卿黃馬黃鷗黃。錦韉鐵銜聲琅琅。行途不速亦不疾。絳毛火袞飛揚揚。暑繁柳陰濃。寒常露立霜。秋風四蹄輕。咆哮雄騰驤。將軍橫戈矛。折衝執政當。罷兵致輕車。學士乘尤良。

賜和宋濂詩子也。學士

鍾阜嶽無比。洞府神仙居。江光搖彩色。清溪美芙蕖。雲歛天日曉。夕霽萬象舒。秦淮透迤狀。三山勢若馳。白鷺洲分水。龍蟠古有斯。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學士越中來。我恐馳程苦。拜畢詣塔前。精神盛舊觀。氣宇比秋鴻。文章真太古。試問民何如。天下通商賈。不但越中樂。將軍明隊伍。塘河便小舟。旅店從欲沽。近來荷君德。中原無伏莽。賢人誦言多。黼黻皇猷補。寰宇足清寧。人人皆樂土。洪武十一年十二月。

應制賦醉學士歌

考功 丞 華克勤

內廚官酒葡萄綠。黃帕聲來氣芬郁。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瑤卮形局縮。況當天威咫尺間。春紅頓覺生醅顏。醉來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成文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披兩肩。蠅頭細字還能讀。聖皇卹老恩最優。幾回錫燕瑤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讓十八學士登瀛州。李白當年飲一

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

又

給事
方徵

詞人獻賦蓬萊宮。御前賜宴春融融。駝峰奇味出翠釜。玉瓶瀉酒玻璃鍾。青氈賜坐列左右。三爵不識貌益恭。金華仙伯年最耄。鶴髮垂領明方瞳。中官宣勸令再酌。陡覺眼纈添新紅。天顏回顧微發笑。親御翰墨揮蛟龍。寶章既成自天降。日月照耀光曠曠。老臣再拜重感激。一心報國惟公忠。踉蹌步出闕門去。皎皎月上龍樓東。史臣彤管會當紀。明良自古欣相逢。

又

給事
宋善

御爐冉冉香烟起。殿閣氤氳五雲裏。聖主萬幾有清暇。特詔文人賦秋水。賦成奏獻天顏歡。勅令光祿行金盤。珍羞羅列水陸具。黃封滿酌須令乾。玉堂學士金華客。白髮蕭騷雙頰赤。酒酣作賦氣豪雄。藻思清新更飄逸。老眼朦朧醉不開。猶能拜舞趨瑤塔。人生際遇有如此。絕勝蓮燭夜半從天回。

續賦醉學士歌

秦府
長史林温

六龍南飛海宇一。武功告成重儒術。九天宮闕五雲深。羽扇鸞旂乘輿出。黃閣秋高風日涼。西奎東壁昭文章。聖明天子萬幾暇。詔許儒士承清光。內官傳宣走絡繹。烏帽聯翩坐前席。大官賜饌薦珍羞。光祿行觴瀉瓊液。玉堂學士金華仙。醉酒拜舞君王前。天顏喜動笑模寫。揮灑宸翰如雲烟。臣濂再拜喜欲顛。臣有丹心赤如面。臣心忠赤臣獨知。臣面顏紅人共見。前綯後軾誇翰林。臣濂寵光冠古今。願持歸家遺子

孫百歲相傳同此心。

又

太子 正字 桂彥良

金華學士青雲客。氣吐虹霓成五色。才超蕙苑逼古人。名動京師播殊域。天高氣爽秋澄鮮。聖主眷遇開瓊筵。勅令賜飲共爲樂。不減風流李謫仙。初筵秩秩未三爵。老臣已不勝杯杓。頭昏目眩步踉蹌。春風滿座霞光駁。龍顏一笑催賦詩。殿前醉墨猶淋漓。乃知貌醉心不醉。醉中自有神扶持。親題宸翰寫醉態。滂沛鴻恩驚絕代。明良際會古所罕。學士榮光煥千載。丈夫讀書多苦辛。恨不感遇乘風雲。況當混一太平日。大明下照皆陽春。長歌請贊醉學士。自古如公能幾人。

又

翰林 編修 王 璉

金風撼撼吹瓊筵。寶鼎鼻鼻熏龍涎。光祿傳杯瑤瑤寒。珍羞奇味雙玉盤。聖主九重動顏色。青錢學士金門客。胸中耿耿羅星辰。氣隱虹霓鬢霜白。一飲再飲須盡觴。身軀鼓側目茫茫。漸覺紅光生兩頰。晚霞爛爛明春雪。酒酣作賦楓陛前。揮毫藻思如流泉。歸來天街踏明月。回望祥雲滿金闕。

又

翰林 編修 張 唯

天門白日懸高秋。五雲照耀三神洲。羣賢列坐紫清上。風迴玉輦瞻宸旒。翰林供奉紫綺裘。佩以明月珊瑚鈎。殿前奏賦冲斗牛。胸臆七澤吞九州。浩氣直上青天流。七寶珍床九華殿。大笑三時走飛電。金盤犀箸行八珍。大官敕賜瑤池宴。中使頻飛雙巨羅。葡萄夜泛黃金波。閃爍龍光照肝膽。春紅散作朱顏酡。天

香兩袖宮袍碧。頭上烏紗漸欹側。玉山兀兀涼風搖。銀海茫茫雪花白。重瞳一顧天爲低。奎章宸翰光陸離。羣仙起和紫芝曲。琅玕瓊玖皆生輝。請以寶函祕流彩。萬古清風灑雲海。酒酣拜舞玉塔前。千載君臣慶良會。

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

考功
監令華克勤

黃馬大宛種。身小骨不凡。天子愛其駿。養在十二閑。敕賜詞林老承旨。太僕牽來玉墀裏。霜蹄蹴踏風鬣翻。錦鞍新翦千花麗。老臣有子兼有孫。同時出入黃金門。白頭趨朝戴星起。子孫扶持來謝恩。聖朝行賞不濫施。勳臣乃賜龍媒騎。儒冠一人獨如此。稽古桓榮功在茲。

又

給事
中虞泰

聖朝天子治天下。重譯來賓撫方夏。日本之東西域西。歲歲梯航貢神馬。赤駟紫燕皆權奇。龍媒豈獨渥注者。如今四海兵塵清。惠養天閑勢嫺雅。中間一匹馴且良。鬣尾金色雙瞳方。奔騰休誇照夜白。驕嘶自是真飛黃。禁林學士老詞伯。年過六十毛髮蒼。近臣傳宣輒賜予。彤庭拜舞承龍光。宮柳垂絲拂寒草。奚官牽來錦鞍好。阿兒前攜孫後扶。晚景騎向東門道。西風振鬣塵不驚。家僮卻訝朝回早。

又

給事
中王佐

聖朝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閑十二近宮闕。牝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韉。絲韁穩控金爲勒。玉堂學士真老臣。日日趨朝侍紫宸。承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

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真天駟。四足騰驤。若星駛。况拜親撰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須知君恩似海深。臣
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彤筆宜書耀古今。

又

給事 孫傑

渥注去天幾萬里。聖恩一視無遐邇。年年進馬入帝鄉。降敕奚官牧華陽。五花成羣總超異。內有飛黃若
龍勢。振鬣一鳴凡馬空。清秋颯爽驚西風。宣賜鑾坡老承旨。房星夜照瀛洲裏。似此殊恩古亦稀。好秉忠
誠報天子。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晉府傳 四明 桂彥良

金華承旨宋公。才雄學博。為上所寵任者。十有九年。今以老賜歸。余忝春坊正字。久資誨益。惜其
去也。詩以贈之。

瞻彼金華。有鬱其特。下有潛溪。其流湜湜。山川炳靈。文獻迭興。曰宋景濂。父。人中之英。維此潛溪。其源孔
長。東流於海。演迤汪洋。維此景濂。父。生溪之澌。世有積德。爰自祖父。維此祖父。潛德弗仕。乃鍾秀於厥子。
生此吉人。溫溫其恭。性敏且聰。學博以充。文粹而工。維聖天子。是庸天祐。聖世有臣。明良胥會。景命維新。
維此景濂。父。遇我聖主。黼黻皇猷。維聖之輔。維此吉人。簡在帝心。入承上旨。以奉德音。輔導東宮。緝熙聖
學。朝夕從事。罔敢弗恪。紬書金匱。古史之良。司業成均。衿佩將將。有德有齒。邦家之光。敷歷中外。屢閱星
霜。帝嘉耆德。寵錫是綬。名揚宇內。文播外邦。迫贈祖考。赫其有輝。澤及子孫。出入禁闈。昔有賢傳。維漢二

疏賜金歸老。以輝於鄉閭。帝曰卿老矣。今何獨不然。罔俾二疏。專美於前。公辭闕庭。眷眷不忍。孰承顧問。以被親近。薦賢爲國。匪曰子私。始終一節。忠信勿欺。飲餞玉堂。雨雪初霽。出祖東門。江山佳麗。銀鞍紫駟。天廐之良。錦衣綺裘。煜然有光。服天子寵命。歸榮於鄉。公歸老矣。松菊具存。有琴有書。有田有園。姻戚歡迎。賓客滿門。擊鮮釀酒。燕樂欣欣。壽考維祺。以訓爾子孫。世無忘聖恩。

又

翰林應奉
洛上答祿與權

金華之山。巍乎莫測。乃在牛女之墟。天地之北。自昔初平牧羊處。至今靈氣鍾名德。聖人立極。開文明。賢佐乃有宋先生。先生讀書逾萬卷。雄才獨擅文章名。至尊臨軒時顧問。皇子傳經當繡楹。漢室舊聞疏太傅。明廷今見桓五更。先生行年幾七十。新春詔許還鄉邑。誥詞御製煥奎文。子孫簪筆當朝立。先生種德非常倫。聖明天子優老臣。從茲一往三千春。高風長與初平隣。

又

監察御史
會稽黃與忠

幾年簪紱近天顏。白髮休官詔許還。先世受封霑聖澤。後昆承寵侍朝班。心同金石孤忠在。身入山林萬慮閑。回首玉堂春晝靜。何時重聽佩珊珊。

又

諸生
東廣孫 蕢

海內才名五十年。聖恩仍許晚歸田。金華父老如相問。曾是瀛洲第一仙。新賜宮衣繡海圖。榮歸況是早春初。公卿祖帳東門外。人道風流勝二疏。

萬丈文光北斗懸。清名不獨域中傳。倭船買得潘溪集。已向扶桑日上鐫。
紅鞵金帶荔枝花。三品詞林內相家。歸去山中無俗事。瓦餅春水自煎茶。
乞與山童潤筆錢。歸時正及早春先。玉堂分取薇花樹。種在雙溪淺水邊。
山僧羽客莫相過。碑版人間刻已多。從此黃庭不須寫。自開池水養羣鵝。
榮歸詔許老山垌。火棗交梨養性靈。祕府圖書翻閱盡。卻從方士借丹經。
白髮朱顏六麥餘。還鄉尚駕軟輪車。龍江關吏如相識。應止青牛乞著書。

契生中書舍人葉寧朱孟辨。忝廁侍從。躬親皇上眷顧之隆。謹記一時盛事。賦絕句三首以識別。并

為臣子獎勸云。

朱孟辨

天語叮嚀出紫微。特將文綺賜卿歸。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
洪武九年正月六日上午門

愛卿志如金石。故有是賜。今年卿壽幾何。先生曰。臣六十有八矣。上曰。卿壽更至三十二歲。成百歲。留為百歲衣也。

楮鑑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想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
上賜文綺之日。復賜寶鈔一。楮鑑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想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地。卿行有數矣。卿歸後。還能來。

見朕否。先生對曰。臣身未就木。則一歲一來朝。

孟辨紀事賦詩識別。靖可謹續二首。以補其遺。

中書舍人史靖可

君王親為計歸程。幾日攜家出鳳城。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向裏河行。

曉辭龍袞出金門。拜跪相扶有子孫。傳敕更宜來侍食。懸知一飯不忘恩。

又

吳興林靖

左右圖書列靜軒。一塵不到坐忘言。那知門外春多少。開遍桃花水滿源。白苧如霜初下機。并刀素手製春衣。裁時莫學朝衫大。要上東山采紫微。

又

豫章潘友復
靈隱住持來復

不管人間是與非。錦衣脫卻換荷衣。浮雲捲盡三山碧。萬里晴空一鶴歸。頓空三際泯諸塵。坐視閻浮幾劫春。兜率至今衣鉢在。雙林大士是前身。甲子催人然指間。黃金難買一身閑。五更睡覺梅花月。渾似當時未出山。坐斷清風八詠樓。海天高掛月輪秋。了知有相原無相。不在聲音笑貌求。大開圓鏡廓虛空。楚月吳雲觸處通。此別莫言山海隔。妙音無日不相逢。道交江海幾人存。老我空山獨掩門。閑卻一岩煨芋火。大千豪髮與誰論。

青羅山房歌寄宋景濂

劉基

若有人兮乃在大江之南。浙河之東。連山倚拔瀛海上。上與河鼓天津通。憶昔四女下天來。遺髮墮髻根。龐鴻仙華傑出最怪異。望之如雲浮太空。嶽崑崙旒旒鬢鬢不可上。蒼蔚雜樹昏腫腫。虎龍咆哮猿鶴叫。山鬼呵歛生悲風。嗟哉若人兮胡爲乎其中。梁檀栴兮柱桂楓。結青蘿兮以峴嶂。不剪不伐兮不鹽以攻。晨

嵐幕雨滴晴雨。烟條霧葉相蒙籠。綠絲兮纏纏。華華兮蓬蓬。綾料兮要紹兮。若蒼龍垂胡降元穹。琴麗披離兮。若翠鸞振迅飛。鸞鸞黃和鳴。桑扈應。髣髴牙曠之絲桐。幽泉發竇鏘玲瓏。六月赤日收蘊隆。陽淩陰薰春融融。巖花潤草紛白紅。有時皇初平。清夜騎羊朝帝君。瓊蕤羽蓋冰玉珮。華月閃爍光成虹。松吹笙兮竹舞翻。影旆旖旎兮聲颯颯。娛目悅耳兮樂不可言。世間塵土何夢夢。山有芝。隕有靈。石鑿鑿兮水滌滌。漪若人兮美且充。飢食倦息兮可以保我躬。逍遙兮棲遲。又何必訪廣成于崆峒。

潛溪圖歌爲宋景濂賦

劉基

金華山水天下希。潛溪龍門尤絕奇。羣峰峻極河漢上。一峰獨立芙蓉陔。先生結廬在其下。文追班揚兼賈馬。遂令此山增壯觀。野有樸櫟皆梧檟。上清道士方方壺。乘輿爲作潛溪圖。丹崖翠麓神仙居。東望日出樹如蘇。溪流穿林遠度谷。十里一達五里伏。龍湫吐景生白虹。藤蘿振雨松呼風。卻憶往時清夜月。帝女乘雲下天闕。鍾鏞鏗鐻簫鼓發。霓裳羽衣飄滅沒。初平騎羊前啓行。長髯鬚髻飛玉霜。秦娥吹笙元鶴舞。牽牛河鼓凝寒芒。相思迢迢類入夢。夢駕兩鸞從一鳳。覺來毛髮猶爽浙。目送征鴻度空碧。山有蔬。水有魚。幽澗有泉青可酌。何時上疏乞骸骨。寄聲先遣雙飛鳧。

寄宋景濂四首

劉基

我思美人。乃在仙華之山。山前夜半掛河漢。天津兩旗俯可攀。我欲從之阻河關。初平不來白羊死。瘦骨蝕盡莓苔頑。風沙蕭蕭隔人間。元霜日夕凋玉顏。有鳥有鳥丁令威。剛身下上空孤飛。女媧石墜鼇腳折。

海水散作雲霏霏。山中有奇樹。一華一千秋。美人何不折寄我。使我歎恨長凝眸。深沈洞谷山鬼集。陰氣六月冰霜留。嗟哉美人誰與儔。明年定約赤松子。與爾羣峰頂上游。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仰元穹兮睇參辰。爲合爲離兮孰測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風雨茫茫兮蛟龍怒瞋。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隣。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爲衣兮白雲爲裾。被秋蘭兮佩瓊玕。秦和與游兮中黃與居。瞻望弗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黑鬚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虹。澡石泉兮灑清風。邀初平兮從赤松。超逍遙兮樂無窮。安得羽翼兮致我與同。

寄宋景濂

會稽楊維禎廉夫

一代春秋付托顯。龍門太史筆如椽。山河大統三分國。正朔中華一百年。麒麟閣上登雄將。龍虎榜中收大賢。試問阮公高隱傳。誰填四十滿中篇。

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

鄭淵

涉江采新綠。攬之不成歡。我心獨何苦。臨風屢彈冠。無心問明月。有懷如長川。且歌擬招辭。采芝向商顏。商顏有神芝。豈徒樂苦饑。可以起沈疴。可以滋客輝。乞身在強健。行樂須及時。願言賦歸來。慰我朝夕思。夕思苦長夜。欹枕聽征鴻。征鴻爲稻梁。南北何憧憧。相隨有流水。莫比憤無窮。起來步簷下。倚遍青青松。

松月流光精。照我雙瞳青。千里共徘徊。兩情正交并。取琴彈別鶴。弦寒不成聲。誰知揚州地。亦隔牛女星。

青蘿山房歌并序

貝瓊

青蘿山在仙華之東。仙華爲黃帝少女升天處。其山峭壁千仞。而支別爲青蘿。翰林學士宋公景濂。讀書其下。名其所曰青蘿山房。絕嶺雲烟。長溪魚鳥。皆接於耳目之間。公雖去此。而眷眷不忘。間屬予賦。予聞適意山林者。抗公侯而爭名市朝者。譏處士。皆得此而失彼。惟公不然。昔之藏也。非必於山林。安其時也。今之仕也。非必於市朝。行其道也。在青蘿不爲損。視草北門不爲加。隱顯一機。喧寂同趣。孰得而窺其際耶。公擅一代之文章。多行於世。而貯於山房者。必有光氣燭天。與山之寶玉同不泯矣。遂爲之歌曰。

仙華之山何嶄絕。插天萬仞青相磨。山勢東來忽平地。蜿蜒不斷爲青蘿。青蘿隱隱如崩石。夸娥負山山爲折。欲叫軒轅向何處。千古萬古空遺蹟。玉女得道登雲車。凌空直上太清家。雲車不復返。落盡金莖花。風淒淒兮欲下雨。行人慘兮子規語。山回路盡或逢花。知是青蘿山人結茅宇。山人紫府神仙客。今年六十頭尙黑。胸蟠五色天女絲。手煉五色神媧石。絲可爲君成天章。石可爲君補天隙。一朝眞之白玉堂。青蘿寂寞頓無光。何年借我白石牀。臥看明月來東方。與君酌酒歌我曲。君歸早訪初平羊。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并序

劉基

龍門先生旣辭辟命。將去入仙華山爲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嘗愛老氏

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爲列仙。無相忘也。其辭曰。

青山崔嵬兮烟雲杳冥。回溪鬱紆兮巖谷晦明。修篁雜樹兮相蔽虧。洞壑窈窕兮人不知。清猿警夜兮鶴報晨。花開鳥啼兮長如春。隔有芷兮陵有茗。美人不來兮山寂寥。瓊芝兮玉華。丹萸兮翠葩。紫葛兮黃精。礪礪兮粲粲。蜚梁連蜷兮登降崩施。幽邃間穆兮傲見譎詭。芳蘭桂椒兮或紅或紫。松風澗泉兮金石盈耳。梧桐萋萋兮竹實蕊蕊。鳳凰翔鳴兮五色卉煒。望美人兮翠微。空山寂寥兮遲爾來歸。覓爲衣兮霞爲裳。飲沆瀣兮食瑤漿。躡正陽兮澡淪陰。精神完兮毛髮香。握六符兮躡九靈。被喬雲兮歌洞章。御扶搖兮款天門。詣北斗兮覲虛皇。超鴻濛兮軼希夷。造無始兮逍遙娛。召秦女兮吹簫。使湘娥兮彈絃。洪崖嘯歌兮玉母啓齒。萬舞齊進兮襟佩颯纒。長離前驅兮鸞鳥爲使。蒼龍駢駢兮白虎牙牙。雷公磅礴兮列缺旭旭。登明堂兮絕河津。上闕道兮攀句陳。過三危兮繞元冥。出太微兮入西清。憩牛渚兮泛靈槎。乘回颺兮以還家。美人兮歸來。中山兮其樂無涯。

寄宋承旨詩并序

張伯誠

洪武十年九月。潛溪先生來朝京師。十一月。陛辭還金華。二十五日。戒途。後三日。上謂先生之子中書舍人璉曰。爾父歸。今幾日。當抵何處。十二月二日。又謂璉曰。汝父途中想平安邪。又明日。復謂璉曰。朕夜來夢見爾父。與太平諸儒言論。容態甚悉。想已達錢塘矣。璉叩頭謝曰。蒙聖恩眷顧。

如此何以報也。時伯誠泊靖可皆在側，與聞玉音，中情亦不勝感激。因各賦詩以紀其事，敢求正於先生云。

聖皇親問宋中書，汝父南歸幾日餘。想是官河風色順，輕舟平穩似安車。霜晨鳳閣聽輪音，夜夢金華老翰林。時有舍人臣宋璉，叩頭感激聖恩深。

又

史靖可

內相忠誠荷主知，白頭親見太平時。平生不有君臣契，那得神交入夢思。聖主端居念老臣，清宵夢寐見精神。太平今日諸儒會，風度依稀似古人。

靜軒詩

幽軒閒說傍巖扃，兀坐終朝養性靈。隱几泉聲雲外落，捲簾竹色雨餘青。仙丹已熟春長好，塵夢方酣我獨醒。還憶清溪舊游者，白頭矻矻尙談經。

